白鹭变成的花

□ 谭延桐

像澜沧江的支流罗梭江那样迂回九曲,像傣族的歌声那样低回婉转,我终于来到了云南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个热带植物园所在的葫芦岛上,总是人来人往,而我属于典型的“往”的那一群:身也在往,心也在往,一往无前。

没错,美的历程,从我出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正式开启了。一路上,我领略着美,呼吸着美,参悟着美,总觉得,最美的应该是在前面。美的绳子,也一直都在拽动着我,使我总是不得停歇。

果然,集陌生化和惊异感于一体的美,醒目地出现了。

远远地看,我还以为是一些展翅欲飞的鸟呢,走近之后才发现,原来,它们是一些花。这些花的名字,叫作“白鹭兰”。白鹭兰,竟是以白鹭的形式具体地来呈现的。说是白鹭,却非白鹭;说是花,却似白鹭。这一回,我是实实在在地被惊讶到了。

白鹭,飞着飞着便凝固了,或定格了。其芬芳的灵魂,缓缓地进入一朵朵兰花之中,因而变成了白鹭兰。看上去,白鹭兰既纯净清新,也妍丽曼妙,让人忍不住轻轻呼吸,唯恐一不小心就惊飞了它,唯恐它们飞向一首诗、一首歌或是一个梦。于是,我呼吸也轻,脚步也轻,完完全全是一种轻的姿态。以此,来和云淡风轻,合着辙,押着韵。

你看,这朵白鹭兰的神情,是多么地纯真:静静地望着水面,仿佛一旦发现了河里的鱼,便振翮飞去。此刻,它的羽毛,已是全部散开了,也许,它是已经看到了河里肥美的鱼儿了吧?看着看着,我便被它的不动声色,给彻底地感动了。进而,我把“不动声色”这个元素,或者说是品质,提取了出来,并且装进了我锦绣般的肺腑里。

你再看这朵白鹭兰,在雨中,只管专注地凝视着前方。喙上正滴着音符,羽毛上正流淌着旋律,这景象实在是一种绝妙的境界。一说到境界,我的思绪马上又泛滥了:修为的最高境界,还不就是不为物役、不为所动吗?哦,是的,这个“哦”字,是我缓缓吐出的,就像是蚌吐珍珠。

更奇妙的,不是一朵白鹭兰,而是情侣似的两朵白鹭兰,并排着,或相互依偎着,正在互诉衷肠,或说着海枯石烂的情话。我,默默地看着,倾听着,不禁羡慕起它们的如胶似漆了。那样的缠绵,不是情诗,却胜似情诗。

还有一些白鹭兰,千姿百态,舞姿绰绰。那正在独舞的,则舞得仪态万方;正在双舞的,则舞得风情万种;正在群舞的,则舞得酣畅淋漓。它们以大地为舞台,让个“舞”字,尽得风流。看着看着,我禁不住也想翩翩起舞了。

白鹭兰的奇异之处在于,它们不仅有脑袋、脖子、眼睛、喙,而且有身子、羽毛、腿脚,是那么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仔细地看去,其白鹭状花朵,是沿着各自的穗状花序生长的,一个穗状花序可以开出十来朵单花,高一些的可达40多厘米。每一朵都有着圣洁、优雅、曼妙的身姿。其“活一天就要飞一天”的信誓,无论怎么说,都是感天动地的。

太过美丽,太过神奇,说的便是它们,至少是包括了它们。也许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成了一种濒危的植物。越是美的,就越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考验,这便再次证明:美有时也显得脆弱。

这美的历程,并没有结束。因为,我离开了那里之后,美的历程便转移到我的梦里、诗里和歌里了,永不止步。美的历程,无论怎么说也是不能停下的。

最后的飞虎

□ 李金兰/文、图

▲ 重飞“驼峰航线”的C-47运输机停泊在飞虎队遗址公园。

2025年8月初,我有幸得到广西作协的邀请,参加“铭记历史 致敬英烈”广西作家抗战精神主题采风创作活动,来到桂林飞虎队遗址公园。曾经一马平川的秧塘机场,如今是一本鲜活的抗战历史教科书。

走进飞虎队遗址公园,一架C-47运输机映入眼帘。这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的飞虎队战机,停泊在遗址公园的敞坪上,机头朝向鸡公山的十二重岩。“飞虎队指挥所旧址”的中英文石刻,如史诗一般,铭刻在岩壁上。

故事,且从卢沟桥事变说起。1937年7月7日,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全民族奋起抗战的开端。随着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桂林成了战时西南地区重要的后方城市。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大批疏散的平民和文化名人接踵而至。日军的魔爪,伸向桂林山水。据史料记载,桂林城遭日机持续轰炸,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几成废墟。

这本教科书的主页,写满了英雄之城的壮烈与豪情。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这里建立了以李克农为处长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南方局桂林办事处和新四军驻桂通讯处,成为广大南方地区的红色抗日指挥中心。郭沫若与夏衍等人,将在上海创办的进步报纸《救亡日报》,辗转搬到桂林。丰子恺来到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教授国文和美术。他在1938年11月,带领学生绘制抗战宣传画,又忍着足疾,去两江镇上和乡下张贴,宣传抗战。巴金在广州沦陷后,于1938年11月8日来到桂林。他在《桂林的受难》中写到:“我亲眼看见桂林市区房屋的半数变成了废墟……”1939年4月,田汉来到桂林时,正值日军飞机连续轰炸桂林,为了救济难民,他带领平剧宣传队发起义卖公演。在公演当天,他赶写了控诉日军暴行的剧本《怒吼吧,漓江!》……

被国内外新闻媒体誉为“抗战文化城”的桂林,经历着血与泪、黑与暗、丑与恶的洗礼。为了制敌,在桂林城西,鸡公山、笔架山、大皇山等多列石山之间,来自二塘、四塘、秧塘、大律等地的上万民工,脚穿草鞋,挥汗如雨,用铁锹锄头填平坎坷,靠肩膀手臂拖着巨大的石碾,夯实长达1800米的机场跑道。1941年,克莱尔·李·陈纳德率领252名美国志愿航空队员,支援我国的抗日战争。这支队伍,以飞虎为队徽,故被称为“飞虎队”。1943年12月23日,飞虎队从昆明转至桂林,担负防空和歼灭日本海上运输船只的任务。依山傍河的地方,当年配套建设的飞虎队招待所、诊所医院、瞭望塔、水塔、水井等设施,至今仍有迹可循。

飞虎队抵达秧塘机场没几天,18架日本轰炸机和战斗机杀气十足地从广州飞来轰炸桂林。警报声撕破黎明的宁静,人们赶紧跑进防空岩洞躲藏。飞虎队战机紧急起飞。日本侵略者做梦也没想到,埋伏在桂林高空的飞虎队战机突然俯冲下来,发起进攻。敌机惊慌失措,乱了阵脚,四处逃散。飞虎队猛杀猛打,一举歼灭11架敌机。此情此景,让饱受轰炸之苦的桂林人,长舒了一口气。广西当局为飞虎队将士设宴庆功,以表达感谢。陈纳德将军自然也为这一战绩高兴万分,向上级报告“桂林最适宜强击作战”。此后,秧塘机场,便成了飞虎队突击杀敌的前沿阵地,取得了惊人的战果。

站在飞虎队遗址公园C-47的飞虎队战机前,遥望湛蓝的天空,感慨万千。记忆成了疗愈战争创伤的良药。“飞虎”飞过的痕迹,让秧塘的天空成了珍存历史的天空。飞虎队司令陈纳德将军,在《战士之路》中写道:“我最美好的愿望是,飞虎队的标志能在太平洋上空高高飘扬。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它都能被太平洋两岸的人们当做是两个伟大民族能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的象征。”飞虎队纪念馆,展出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以及飞虎队队员捐赠的军服、皮箱、地图、勋章和期刊等与飞虎队相关的文物。

2016年8月,5名平均年龄为71.8岁的飞虎队机组人员,驾驶C-47运输机重飞“驼峰航线”。他们从澳大利亚起飞,历时3个多月,飞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6个国家后到达中国,总里程达11062公里。2017年3月25日,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正式向桂林捐赠的C-47运输机,永久地陈列在桂林飞虎队遗址公园,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延续的见证。

帽子的天空

□ 雷建设

清晨,大雨滂沱,雷声滚滚,闪电如银蛇划破天幕。四岁的小孙女牵着父母的手,踏进高铁站,奔赴桂林。这是她人生第一次远行省外,也是她与高铁的初次邂逅。她雀跃不已,像一只刚出笼的小鸟,按捺不住扑向天空的渴望。

抵达深圳北站,小孙女像闯入新世界的精灵,踮起脚尖张望:蜿蜒的长队、忙碌吞吐行李的安检传送带……她的小手指向巨大电子屏上跳跃的字符,一字一顿地念:“和——谐——号。”念完还歪着脑袋,仿佛在咀嚼这陌生名字的滋味。

高铁启动的瞬间,她几乎扑向窗玻璃,鼻尖被压得扁平。窗外景物缓缓倒退,继而加速,最终化作光影的湍流。“动了,动了,火车跑啦!”她兴奋地拍打车窗,笑声如银铃清脆。高压线杆与行道树如奔赴战场的士兵急遽后退,田野平畴、蜿蜒河湾则像被无形之手匆匆卷起的画卷。她的小手贴在冰凉的玻璃上,似想挽留飞逝的风景。那隐约的轨道摩擦声,在她耳中竟成了列车在说悄悄话。

列车飞驰,她更坐不住了。眼珠追着窗外掠过的绿意,小嘴微张,仿佛要将整条流动的风景线都吸进肚子里。忽而伸出食指,指向模糊的树影,又指向远处掠过的黛色山峦,转头喊道:“妈妈!看!山比我们幼儿园的滑梯还大!树都在跑!”声音里蹦跳着无数个“第一次”的惊喜。

她从背包里掏出饼干、糖果、画书,一样样摆放在膝上,排成整齐的队列,郑重其事地数着:“一、二……六……十……”仿佛在检阅自己的远征装备。数到一半,忽又抬头,认真地问:“爸爸,我们坐的,是不是电视里那个‘会飞的房子’?”

列车驶入隧道,光明骤然熄灭,车窗化作幽暗的镜子。她本能地往妈妈怀里一缩,随即又瞪大眼睛,紧盯着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影子,仿佛在确认那个小小的身影是否也被黑暗吞噬。屏息凝神间,她在黑暗深处窥见自己眼中亮起的微光,如星辰在小小宇宙里悄然生发。

倦意终于袭来,她伏在母亲膝上沉沉睡去。窗外流云飞掠,山影起伏,车轮碾过铁轨的节奏,宛如大地哼唱的摇篮曲。她睡得安稳,小脸泛着红晕,嘴角弯着笑痕。那通向远方的铁轨,正稳稳托住她小小的梦。

当列车驶近桂林,雨霁云开,奇峰秀水渐次展开。她猛地坐起,跪上座椅,小脸紧贴车窗,眼睛瞪得溜圆,似要将这天地奇景尽数纳入眼中。拔地而起的峰峦,圆润翠绿,在澄澈天空下青翠欲滴,宛如一块块巨大的碧玉,被随意散落在广袤的绿野之上。

“爸爸快看!”她惊喜地指向窗外,“好多好多帽子!”——那圆润温厚的山丘,在她眼中,竟成了天神遗落人间的巨大帽子。峰影流转,时而如倒扣的碧碗,时而似静卧的巨兽;近处是平整如棋盘的稻田,远处有蜿蜒似银带的河流,缠绕在奇峰之间。她兴奋地转头:“这个帽子圆,那个帽子尖!”竟自顾自为群山分派了不同款式,引得邻座不禁莞尔。

忽而,她指向前方一座孤峰,峰顶浑圆,惊奇地问:“那顶大帽子,我能戴吗?”稚语如石投静水,激荡起满车笑声。那一刻,万古沉默的峰峦,在她清澈的童眸中被点化、熔铸、重新命名。这“会飞的房子”正载着她,掠过一顶顶天神遗落的帽子,阳光为它们镶上金边,稳稳地扣在绿野之上。

旅行结束,返回深圳。她头头是道地讲起桂林见闻:漓江的水清得像玻璃,竹筏漂在上面像在飞;那些戴着尖尖帽子的山,比画册里的还要绿、还要神奇……最后,她拿出特意珍藏的蓝色车票,票上印着日期与座号。这小小的纸片,不仅承载了300余公里的旅程,更铭刻着她人生中珍贵的“第一次”:第一次用好奇的小脚丫丈量飞驰的高铁,第一次用纯净的双眼,为神奇山水赋予“帽子”的童真定义。

时光渡口的诗意守望
——萨仁图娅诗歌掠影

□ 齐凤艳

萨仁图娅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在蒙古语中它寓意着月亮的光华。1949年出生的她虽然已年过古稀,却依然笔耕不辍,并活跃在诗歌活动的前沿。

萨仁图娅的诗歌意象与情思无论宏大还是细微,都铿锵有力、感人肺腑,因为它们都是诗人浓厚、真挚、素朴的思想情感涌溢出来的。诗作整饬的外形与韵律,构建了艺术形式的和谐、舒畅与浑厚,并令她的每一首诗都具有优美的乐感,在书写的时候,诗人内心一定在情不自禁地忘情歌唱!

她珍视当下的情感体验,从而她的诗歌中灵动的意象里泼洒出一位热爱自然与人间者的无限激情,给读者蓬勃的生命感召力。她追索民族血脉,将大地之爱、故乡之情和民族认同感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体会到她的感染力后面巨大而广阔的历史与时代背景,引人思考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她也思考“灵魂的归宿”,而这归宿是她自己的热爱。例如在《故乡土默特》一诗中,诗人反复咏叹“我的故乡土默特”时,我感受到了她的热爱以及这热爱反哺她的幸福、喜悦和静逸。由此,萨仁图娅的诗作,在感性生动笼罩中,情思饱满、充盈,从而诗歌意境荡气回肠。

萨仁图娅诗中,娴熟、醇真的修辞俯拾皆是。在《蒙古女人》中:“大草原上的蒙古女人/花朵般美丽 一千倍美丽/泉水般纯净一万倍清纯”。在这里夸张的抒情传神地表达出诗人对蒙古女人的赞美,诗人为她们感到骄傲。再比如诗人诗作中常见到的重章叠唱的修辞手法,赋予诗作隆重的气势,从而能够将她常常咏叹的对大地、山川、祖国和故乡的热爱之情广阔铺展,呈现出气贯长虹之风貌。当然,这既离不开诗人聪慧且富于变化的想象,更与诗人语言天赋息息相关。比如,在《草原深处哈素海》一诗中:“一泓精妙的蔚蓝纯净/万千芦苇摇曳迎着微风/几只水鸟翩然起落/草原深处的哈素海透彻晶莹”。隽永的语言,细笔描绘出一幅物象葱茏、活力充沛的哈素海图画。

历史的勋业、战马的奔腾、马头琴的悠悠歌吟,等等,诗人从它们中采撷“春雨的清新清凉”,温润读者的心灵,给予人生命的鼓舞。她的诗作包含着昂扬蓬勃的朝气,像草原的绿色与马蹄音响一样,提振人的精神。这是诗人的用心良苦:生活不一定总温暖,但读诗的感觉一定温暖,一定让人受益。